

美国 头号逃犯追缉纪实



〔美〕 罗伯特·林赛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美国头号逃犯追缉纪实

〔美〕罗伯特·林赛 著

郭国和 费惠芳 编译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The Flight of the Falcon
ROBERT LINDSEY
Copyright 1983 by Sandbob, Inc.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美国头号逃犯追缉纪实

〔美〕罗伯特·林赛 著

郭国和 费惠芳 编译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597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69,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80514-673-X/I·94 定价:2.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美国人克里斯托弗·博伊斯充当了苏联人的间谍，其罪行败露后被判处40年徒刑。可是不久，他却戏剧性地从警卫森严的监狱里逃了出来。这个对美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的间谍突然越狱成功，震动了整个美国。国会责令警方尽快将博伊斯捉拿归案，于是，一场艰苦的缉拿美国头号逃犯的战斗拉开了帷幕……

本书作者罗伯特·林赛是《纽约时报》洛杉矶分部主任，擅长撰写骇人听闻的纪实体小说。作者在本书中细腻地描述了美国警方人员侦破此案的全过程。通过在逃间谍堕落的经过，作者还刻划了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美国社会，一个青年经历的灵与肉的搏斗，在金钱的诱惑下，他终于泯灭了人性，堕落成追求钱财的毒枭，毁灭了自己。

原著在美国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成为一本畅销书。评论界称它是一部激动人心、给人启迪的佳作。

译 序

文学的存在是以它的读者的存在为前提的。最近几年，以追捕罪犯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这股潮流虽为有的评论家所不屑，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它已经占领了很大一部分读者市场。想要窥探罪犯这一特殊社会角色的秘密并不一定是一种低级趣味的阅读行为。它能够把我们带入到智慧、意志、胆略顽强较量的崎岖曲折的过程里去，而在这一过程的终点，又常常使我们感受到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道德力量。

自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问世以后，西方以追捕罪犯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经历了侦探和推理两大发展阶段，本书所代表的则是近年来这类题材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它主要表现为把大量的新闻报道的手法引入作品中来，以纪实为基础，扩大社会容量，在记叙追捕罪犯过程的同时，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本书作者罗伯特·林赛自己就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1977年博伊斯间谍案曝光后，他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并和博伊斯本人交了朋友，然后写出纪实性畅销书《猎鹰和雪人》。两年后，博伊斯奇迹般地越狱逃跑。作者再次进行跟踪调查。只要我们知道了博伊斯在逃时和外界第一个联系人就是作者本人，就能想象他对这个案件的介入程度。大量的谈话记录，不厌其烦的调查过程，反映了作者追求真实的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感。一味追求新奇刺激的读者可能会对此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你想真正地了解促使一

个人进行犯罪冒险的动机，了解警方在现实社会（而不是虚构世界）中是依靠什么来追捕罪犯的，那么，本书提供的则是一面值得信赖的镜子。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章 猎鹰展翅	1
第二章 坠入迷雾	64
第三章 孤注一掷	116
第四章 厄运难逃	171
尾 声.....	233

第一章

猎鹰展翅

一

1980年1月21日，暮霭笼罩着加利福尼亚的隆波克山谷，黄昏降临了。格栅从下面被推开，只见一双可怕的手，象是从墓穴里伸出，攀住边缘，一个黑乎乎的身影从里面爬了出来，随即就轻轻地跌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他微微抬起了头，屏住呼吸，侧耳细听着周围的动静。除了从远处牢房里隐隐约约传出的犯人们愤愤的叫骂声和发着怪诞音调的乐器声外，四周一片寂静。这薄薄的一层雾气没能遮掩住这个刚从草地上爬起来的人，他一抬头便看见亮着灯光的岗楼上站立的警卫，似乎觉得对方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他的心痉挛了一下，仿佛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警卫在窗前注视了一会，又走开了。他深深地松了口气，拿起一把扫帚柄和一张简易梯子，猫着身子，蹑手蹑脚地向前跑着。由于长时间被束缚在狭小的牢房里，乍一放开手脚，就感到双腿和手臂发麻作痛，他只得蹒跚而行，用手摸索着来到了围墙边上。他把临时用松树枝绑成的梯子靠在墙上，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稍微挺了挺身子，手就触到围墙上带刺的铁丝网。他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把虎钳刀，第一股铁丝在锋利的虎钳牙中“咔

喉”一声断了，接着第二股又断了。由于担惊受怕，他的两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脚一滑，就从梯子上栽了下来，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铁丝网抖动着发出一种怪异的响声。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尽量蜷缩着身子，留心着四周的动静。还好，除了他自己心脏的跳动声外，周围仍是死一般的沉寂。他又惶恐不安地朝岗楼望去，担心刚才的响动会把探照灯吸引过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暗暗为自己感到庆幸，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重新把梯子靠在墙上，吃力地爬了上去，咬紧牙关，又剪断了一股铁丝。这时，他离带电和连接报警器的铁丝网只有4英寸了。每一个细小的疏忽，甚至微微的颤动，都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他紧张得就象要碰到一触即发的地雷一样，战战兢兢地剪断了最后一股铁丝。正当他准备把身子贴在围墙上，从铁丝网的缺口处向外爬时，一束强烈的灯光在黑暗中摇曳着，渐渐地朝他这边移动过来。他本能地朝后一仰，又从上边摔了下来。定神一看，才知道那不是岗楼上的探照灯光，而是巡逻汽车的前照灯光。汽车离他约300码，正沿着监狱的围墙行驶着，汽车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响。当汽车离他只有50码的距离时，他轻轻地卧倒在地，双手紧紧地抓住地上的梯子，等汽车从他前面开过去后，才慢慢地坐了起来，背对着围墙。真险啊！被剪断的铁丝还在上面摇晃着，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他多么希望能尽快地离开这个鬼地方。突然，汽车在他右面20码处停了下来，只听车门打开，有两个男人嘀咕的声音，可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几分钟过去了，或许只有几十秒的时间，车门又重新关上了。他的心紧张得快要跳了出来，双眼直楞楞地盯着向前移动的红色尾灯，直到巡逻车在茫茫的夜雾中逐渐远去，他的心才平静了下来。

他第三次爬上了围墙，忍着被带刺的铁丝划破皮肉的剧痛，尽量压低身子，避免碰到通电的铁丝。现在他离开地面有10呎高，围墙的外面是一块危险的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人，一经发现，就会被岗楼上射出的子弹击中而毙命。这里到处是一层层带有钢刺的铁丝网，尖韧的钢刺在朦胧的星光下，发出一道道寒光。踏进铁丝网，就象踏进响尾蛇的巢穴，随时都有致命的危险。他从围墙上用双脚夹住那把扫帚，前胸贴着墙壁，慢慢地向下滑，用扫帚柄探实下面没有铁丝网后，便往下一跳。不料左脚一滑，摔倒在地上，一只鞋被铁丝的尖刺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血顿时从袜子里渗了出来。想到天一亮，就会马上被人发觉，他顾不上伤口的疼痛，借着月光，用手上唯一的工具——一把扫帚柄为自己开路。他躲躲闪闪，爬爬滚滚，避开交叉的铁丝网，艰难地向前行进着。最使他害怕的是岗楼上的探照灯，假如灯光突然扫了过来，那么无情的子弹便跟着会从背后扫来。他还清晰地记得叫马克和杜德的那两个囚犯，就是在翻越围墙时，被岗楼上的警卫发现，死于枪弹之下的。近几个月来，每当夜深人静，他躺在监狱的床上，时常想象着岗楼上飞来的子弹穿过他脑壳时的恐怖情景。但是，即便是这样，这次他仍决定铤而走险……

他终于走出了那段最危险的区域，现在可站起来跑了。他舒展了一下身体，开始拼命地向前跑。跑过了小发电厂后，就朝种着桉树的小树林奔去。小树林离监狱大约有250米。在夜雾的笼罩下，矗立在他面前的一棵棵桉树，宛如一排排高大的士兵，令他感到一阵阵的害怕，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向前冲去，即便前面真的有暗哨，他也只能冲过去，这是他唯一的出路。他气喘吁吁地穿过树林。不一会儿，黑糊糊的身

影又出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整整一个夜晚，他就在这雾气弥漫的朦胧月光下玩命似地跑着。也许他已超越了自己体力的极限，象个机器人一样，机械地向前移动着双脚。在空寂的山路上，只有他急促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气声。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该死的监狱越远越好，1英里，10英里，25英里，30英里，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跑了多少路。

黎明，太阳从加利福尼亚的海岸线上渐渐升起。晨光熹微，他觉得身上热乎乎的，便舒展了一下劳累的身子，想在树丛中找一块平坦的地方休憩片刻。然而，尚未平静下来的心绪突然被一阵熟悉而响亮的声音扰乱了，他拨开前面的树丛，定睛一看，呆住了：出现在他面前的还是那座戒备森严的监狱，而且离他只有半英里之遥，那声音正是监狱里催促囚犯们上工的哨子声。他一下子明白了，他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整整一夜，他只是沿着监狱的围墙在兜圈子。这时，远处又传来了声响。他抬起了头，看到一架直升飞机正低空盘旋，朝着他的方向飞来。他四周张望了一下，急忙找了一块地方，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二

联邦法院执行监察员拉里·霍姆尼克走进了起居室，他撩起窗帘，朝昏黑廓落的大街张望了一下，然后回到了厨房，继续忙碌着。厨房的桌上放着几张嫌疑犯的照片，看着这些照片，霍姆尼克仿佛觉得照片上的人都抬起了头，对着他怒目而视。这些人被怀疑是受人雇佣的杀手，想要谋杀正坐在房间里看电视的叫威特赛克的暴发户，现在霍姆尼克正担着守护他的任务。

今年31岁的霍姆尼克长得瘦长而结实，他那张仍带有孩子气的脸上蓄着漂亮的髭须，头上的长发也总是梳理得光亮而整齐，显示出精明强干、精力充沛。他似乎是个永远也闲不住的人。忽然，他听到街上发出了响动，便快步走进起居室，掀开窗帘朝外看，只见一辆汽车在窗外疾驰而过。霍姆尼克正站在窗前向外凝视着，遽然，一张十分熟识的面庞出现在玻璃窗上。那是从电视机的荧屏上反射到玻璃上的，只因厨房间自来水的声音太响，霍姆尼克听不清电视里讲些什么。他转身叫威特赛克把音量开得大一些，电视机里正播放夜间新闻，只听见播音员用沉稳的语调播送着：

“今年26岁的苏联间谍克里斯托弗·博伊斯于1977年和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一起将美国卫星秘密出卖给苏联人，被判处40年的徒刑。夜里他从警卫森严的隆波克联邦监狱越墙逃跑。据监狱的官员说，他们对于博伊斯逃向何处，毫无线索，而且也不知道博伊斯的逃跑是否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

那一整夜，博伊斯的面庞和他越狱逃跑的消息始终在霍姆尼克的脑际盘旋……

联邦法院执行法警总部的负责人霍华德·萨菲尔刚从洛杉矶回到总部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是美国执行法警们的行动中枢。“克里斯托弗·博伊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萨菲尔向秘书询问。秘书将博伊斯越狱逃跑的详细情况向萨菲尔作了汇报，听完汇报萨菲尔吩咐秘书立即为他预订一张下一班飞往洛杉矶的机票。

22日凌晨2时，洛杉矶的执行法警监察员托尼·佩雷兹在寓所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他被告知苏联间谍博伊斯已越狱逃跑。佩雷兹立即开着一辆汽车朝洛杉矶以北170

英里的隆波克联邦监狱疾驰。

黎明时分，佩雷兹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隆波克联邦监狱。一下车，他就发现这里搜索博伊斯的工作搞得一团糟。原来，隆波克联邦监狱的狱警发觉博伊斯翻墙逃跑后，并没有立即向警方报告这一重要情况。他们先在监狱后面的小树林里找寻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没有发现博伊斯的踪迹。这时，他们才惊慌起来，连忙打电话报告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忙将这一情况转告了联邦法院执行法警总部。执行法警总部的值班官员当即向联邦调查局索取一份博伊斯档案材料的复印件，但遭到对方的拒绝。因为博伊斯的档案材料涉及到重大机密，材料被收藏在特殊的档案室里，没有得到有关当局的特别批准，谁也无权开启档案室保险柜的锁。

时间十分紧迫，佩雷兹来不及多考虑，果断地作出两项决定：一、将博伊斯越狱的简报立刻转告联邦航空管理局、海岸警卫队、边界巡逻队、监狱所在地圣巴巴拉县的司法行政部门、范登堡空军基地的安全官员和监狱附近的机场、码头，要求他们配合警方寻找越狱逃跑的间谍博伊斯。二、随自己来的两名执行法警维莱加斯和斯特法内利带领人员旋即去监狱附近的荒郊野地继续寻找博伊斯的踪迹。佩雷兹本人留在监狱里了解博伊斯逃跑的情况。

佩雷兹仔细检查了离监狱围墙约40码处的一个污水坑，从洞口往下看，可以依稀见到它的底部有梯子脚的陷印。在坑的洞口边上，横着一块布满锈斑的钢格栅，洞口四周是潮湿的草地。令佩雷兹惊叹不已的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污水坑里，竟然可以躲藏一个人。佩雷兹还见到一张用松树枝临时绑成的简易梯子依然斜靠在监狱围墙边的一个石柱上。在围墙外边不远处捡到了一把虎钳刀和一根残缺不全的扫帚柄。

昨晚，当岗楼上的警卫在探照灯下突然发现有几股剪断的带刺铁丝在围墙上晃动时，他们断定有犯人越墙逃跑了。狱警们立即清点犯人数，这才发现博伊斯不见了。狱警们认为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昨天下午4时，狱警们清点完犯人的数后，便把他们关进了牢房，并给所有牢房的门都上了锁。当时，狱警们分明见到博伊斯象往日一样躺在他的铺位上，背对着门外。他怎么可能从锁着的牢房溜出来，而且还翻墙逃跑呢？这实在令人费解。

佩雷兹根据污水坑底部的梯子脚印推测，博伊斯可能在牢门锁上之前就带着梯子和虎钳之类的东西躲藏在这个没人会注意到的污水坑里，等天色暗下来后，便从污水坑里爬出来，踏着梯子攀上了围墙，剪断围墙上的铁丝网后越墙逃出了监狱。然后再穿过围墙外面那块纵横交错的带刺铁丝网拦住的禁区，逃之夭夭。博伊斯究竟是朝哪个方向跑的？他现在躲在何处？佩雷兹认为这是刻不容缓要解开的谜。

博伊斯今年26岁，身高5英尺9英寸，体重160磅。褐色的头发下面有一双蓝色的眼睛。1977年，博伊斯因间谍罪被捕，被判处40年徒刑，在这之前他没有犯罪前科。他逃出监狱时身上穿着监狱发给囚犯的工装裤和茄克衫，里面穿着他经常穿的淡青色衬衫和运动鞋。离博伊斯翻墙逃跑处最近的一座岗楼上的卫兵说：“昨晚，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现象，也没有听到异常的响动。最近，为了加强监狱的警戒，还新造了一座岗楼。新岗楼要比旧岗楼高，站在里面值勤的警卫可以清楚地看到围墙四周的一切目标。可是新岗楼竣工使用后，监狱当局没有及时地拆除废弃的旧岗楼。它遮住了新岗楼值班卫兵的部分视线，产生了‘盲点’，博伊斯很可能利用了这个盲点，在卫兵的眼皮底下越墙逃跑了。”据两名坐着

汽车在围墙外巡逻的卫兵说：“昨晚7点，我们的汽车曾经过这里，并没有发现博伊斯，也没有发现围墙上的那几股铁丝被人剪断了。”监狱管理人员反映说：“两星期前，博伊斯主动提出让他干重活和脏活。理由是，这活别人不愿干，而他认为干这些活有利于健康。既然他的体魄如此强健，我就让他干重活去了。我发现博伊斯在劳动时，和一名西雅图的银行抢劫犯弗雷迪·格雷关系很密切，两人谈起话来很投机。就在博伊斯逃跑的前一天，他和格雷拉了满满一车垃圾，穿过监狱的那块空地，把垃圾倒在前面一所房子的边上。”佩雷兹后来发现，那堆垃圾就是从那个污水坑里挖出来的。

当天下午，佩雷兹又一次察看了那个最可疑的污水坑。坑洞口最多只有18英寸宽，坑深只不过4英尺左右。佩雷兹对着洞口思忖着，一个5英尺9英寸高的小伙子，坚持数小时蹲在一个弹丸小坑里不动弹，冒着随时都有可能被岗楼上的卫兵发现而遭到机枪扫射的危险，不惜一切代价要逃出监狱，可见他寻求个人自由的信念何等的强烈。博伊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佩雷兹继续调查着。

1977年指控博伊斯犯有间谍罪的联邦检察官乔尔·莱文说：“博伊斯是一名十足的叛国贼，他对美国造成的危害仅次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森堡夫妇把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出卖给苏联。博伊斯从大学中途辍学后，他父亲托一个在航空和宇宙航行公司任重要职务的朋友为博伊斯谋一份工作，那人一口应诺了下来。几个月后，博伊斯通过了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认可的最高等级涉密资格审查，被安排在一个十分机要的通讯部门工作。他在那里处理来往于加利福尼亚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与它在澳

大利亚艾丽斯普林斯附近两个秘密基地之间的电讯材料。这些电讯材料是美国卫星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上空侦察监视后发回地面站的数据材料，其中包括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和其他军事实力情况的报告。在中央情报局内，没有什么情报比这更为机密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情报成了美国在核时代与苏联抗衡能否占优势的一张王牌。博伊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了解了美国卫星侦察监视苏联武器装备的详细情况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其他几项重大秘密项目。1975年4月的一个晚上，吸了大麻毒品的博伊斯向他童年时的朋友多尔顿·李吐露了自己从事的工作。经过一番合计，两人决定利用这机会把情报出卖给苏联人。结果一干就是一年半，直到1977年1月，多尔顿在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外准备把口袋中的微型胶卷送给苏联人时被警方人员拦截并遭到逮捕，这才使这起重重大出卖情报间谍案曝了光。几天以后，博伊斯也锒铛入狱。博伊斯承认已把数千份绝密情报出卖给了苏联人。他所出卖的情报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实在太大了，以致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得不下令，具体的损失程度在审讯时也要保密。”

曾担任过博伊斯的老师回忆时说：“博伊斯的智商很高，从小对历史，尤其对政治和军事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非常喜欢体育活动，生性爱好冒险，经常不顾一切地爬树抓小鸟，喜欢去野外徒步旅行。比起他的同班同学来，博伊斯更富有冒险精神。”

后来，佩雷兹又来到了博伊斯的牢房，想从他遗留下来的衣物中找些线索。可他留下来的东西寥寥无几，除一些日常替换衣服之外，还有几封信，两本关于飞行知识的杂志和几本介绍鸟类和航空技术的书。

黄昏，佩雷兹把在监狱中所了解的情况，向执行法警总部作了汇报，总部责成佩雷兹每隔一小时用电话把寻找博伊斯的进展情况向总部报告。

佩雷兹暂时留在隆波克联邦监狱。寻找博伊斯的任务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他不知道总部的头头们和联邦调查局的同行们将采取何种措施尽快将博伊斯捉拿归案。吃晚饭时，一名犯人向狱警透露：“昨天下午4时，监狱清点人数时，躺在博伊斯床上的并不是博伊斯本人，而是一个假人。当人数清点完毕后，这个假人便不见了。当时，博伊斯已躲藏在牢房外的某处，等到天黑之后，他便翻墙逃跑了。”这个犯人的揭发首先解开了博伊斯怎么会从上了锁的牢房里逃出来这个谜。“如果这个犯人揭发的事属实，那说明博伊斯越狱逃跑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佩雷兹自言自语道。

博伊斯逃跑一案发生后，美国的一些报纸刊登了文章，有的报纸说，苏联克格勃策划了博伊斯越狱逃跑。也有的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玩弄了这一把戏，他们先把博伊斯说成是苏联间谍，把他投进监狱，这就使编造出来的故事更加生动。现在，又设法把他从监狱搭救出去，让他作为双重间谍去迷惑苏联人，刺探苏联的情报。在监狱里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名狱警被中央情报局买通后，帮助了博伊斯外逃。佩雷兹并不相信苏联肯化力气把博伊斯搭救出去。对于一向行动诡谲的中央情报局是否帮助博伊斯逃离监狱，佩雷兹也只是将信将疑。要是能马上抓获博伊斯，事情的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佩雷兹盼望着在监狱附近搜索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和法警维莱加斯和斯特法内利能带来好消息。

联邦调查局出动了一架飞机在监狱以北连绵起伏的峰峦